

刘雪枫

听何训田的音乐二十余年。除了几年前北京国际弦乐四重奏比赛委约何训田创作的“指定中国作品”，系统地聆听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作曲家的乐队作品，11月8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是我的“人生第一次”！

好奇于这场充斥巫魅气质的音乐会，我不属于少数派。欧洲历史最悠久的乐谱出版商之一——德国朔特音乐集团在音乐会举行之前，出版了即将在音乐会上演奏的五部作品。必须说，朔特的眼光不仅独到，而且绝对识货，堪称大手笔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演奏的乐团竟然是英国著名指挥家詹姆斯·贾德统率下的以色列交响乐团。台下听众不乏京沪两地音乐界名流显贵，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樊锦诗也出现了。这一天，“丝路基金”高调成立，何训田的音乐亦如古老丝路上熠熠生辉的星辰。

我没有被何训田的理论体系所蛊惑，我只在意他的才华对我的自然吸引。除了每部作品的名字，我基本不读他的解说文字，甚至不去浏览他的个人小传，包括参加演奏的阿河苏摩、何也墨与作曲家的关系，都是在音乐会以后几天才听人说起。我被他的音乐迷住，对他发明的“何鼓”尤其兴趣盎然。音乐简洁而不复杂，听起来清新悦耳。何鼓与弦乐队的《优昙波罗旋转舞II》，七方何鼓音色醉人，变化莫测，可能性丰富，弦乐队和它融合得顺极了，完全是一种体系内的自我循环，其结构扎实确定，技术复杂的节拍运用让鼓者阿河苏摩爽爆，似通灵萨满般情绪宣泄恣肆而放纵，却令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乐师战战兢兢。

对于杰出的指挥大师贾德来说，演奏冒险又刺激。我以为这是中国人写的最具独创性的打击乐作品。第二部作品为单簧管与乐队的《空之舞》，更多展现单簧管技巧及音色的边界，气息自由畅快地无止无休流动，同样不出一个自成系统的封闭空间，也就是说作曲家业已形成自己声音的“自由王国”，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。当然，从能够看到的文字中可以想见，何训田在他的作曲方法和概念上正陷入所谓的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”状态，他既反复强调他的种种成就要么“人类第一”，要么“前无古人”，却又力图使自己的音乐逸出自己所在的星球，将影响力或作用力扩及宇宙空间。

在我看来，下半场的曲目似乎更有人间烟火气。为弦乐与木管的《琵琶图》无疑是最令人感奋而沉醉的音乐，犹太乐师分明也找到舒畅的感觉，节奏，气息，对位，弦乐的琵琶意象拨奏，无不显示出纯粹而精致的乐感。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演遍全球，成为交响乐团的常备曲目。为女高音和乐队的《云上莲花》在整晚曲目中相对偏弱偏旧，音乐倒是洁净空灵，但人声还谈不上是“妙音”，黄英的嗓音有些重，好像对作品也没达到了然于胸。

如果说《空之舞》和《琵琶图》给我带来的是意外惊艳，那么充满期待的为钢琴与乐队的《色之舞》依然给予我超出预期的震撼。首先还是乐曲结构的新奇，精妙而令人眩晕的节奏，既似极简主义，又像极了中国水墨艺术的留白。所谓“色”，是思维的“色”，意识的“色”，守直持正中“色”的浸染，“色”的魅惑，钢琴与乐队若聆天音，若饮醇酒，如痴如醉，醍醐灌顶。功力深湛的以色列交响乐团完全找到感觉，此时此刻，他们像在演奏自己信仰中的音乐，不是佛，不是回，既非儒，亦非道；龟兹、波斯、中东、希伯来、基督教——《色之舞》充斥着各种异域情调，所有的元素都经过何训田匪夷所思的“过滤”，从而构成他音乐中的“泛异域性”。如果何训田继续处于音乐的“魔性”思维中，这种学术上的“泛异域性”或许会达成他“献给所有物种的元音乐”的野心。

（作者为音乐评论家，文化学者。“古典回响”刊载古典音乐赏析文章。）

